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黄奕瑕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圭峰集卷七

明 羅玘 撰

序

壽梁母八十序

人自為人女至於入他族為婦者已十一矣由婦而為母者蓋加少焉由母而為人姑者又加少焉至於為人之祖母則自其為姑者又十一矣為人之曾祖母則自

其為祖母者又十一矣如是而問其年多且百歲少亦不下八九十若八十則又其恒也夫其循歷不如是則亦不能至是矣如是而在深山僻境人跡絶遠之地已賢於舟車都會之區處窮簷蔀屋之下已賢於雕甍畫棟之室含飴弄孫已賢於列鼎而食牆暄之曝已賢於累茵而坐蓋其傲睨天地之化雖造物者亦為其薄而弄之紛紛乎目前者又烏足以與語然則其為乃爾健邪乃若以如是之年而就其子之禄養且自其僻遠而

邇於天子之都戎衛之帥率其屬來觴焉縣大夫率其屬來觴焉縣之師儒又從其大夫來觴焉則其子雖在卑位固可以一展顏於慈闈以為歡掛史氏之頰牙以為榮矣予史氏也為之言者陽樊司驛梁忠氏之母張孺人也陽樊隸玉田縣縣在都城東三百里興州左屯衛治焉衛帥唐君縣大夫李君皆嘉司驛之為人以及於其母故於其壽也皆率其屬來稱觴於其舍弘治戊午正月癸卯其日也

送劉君知豐城序

弘治壬子之冬十有一月予至京之又明日進士劉君出令豐城縣縣之仕於朝者萃飲餞之屬予為觴正酒半合辭言曰吾縣瀕江以縣江合虔吉諸郡之水流至縣西無髙山巨磯以障之遂汪洋演迤而紆徐縣若受江呀而銜之者每北風駕濤則囓其涯涯遂隳空其底歲善崩暴漲時集又繞其背而出之縣又若浮桴然民洶洶無策以生令天幸惠令君以綏兹禍乎君笑而不

言葢君以三傳魁南宫奕世顯榮有不難於政理者意豈不以縣之所當治者獨江乎哉雖然君楚人也楚有九澤澤國也予亦不能外江以申縣人之意夫此江舟之浮者諸蕃之貢交廣之賦中州之商日且千艘而其亂者漁者釣者泳者泅者嬉遊者土之人葢半有事于江焉當其日晶風恬水波不興朝颿暮櫓鳴聲上下各飽其欲而歸平途安車不是快也孰不幸而有此江也哉其或萬竅齊吹雷電俱至稽天之浪歘盪陵谷而鮫

鰐鼉鯢乘而伺之雖其素以水事自任者方且神褫股掉無以措躬于其間而其葬魚腹者何可勝數奚翅囓涯之禍而已則不幸而有此江亦人之情也令君日臨此江而其不幸者一觸目焉其戚君心宜何如於是試思之縣人亦庸有不幸者乎夫自有天地來則有此江而人之幸不幸於其間日相尋於無窮雖天地之大亦無如之何而況人將何尤邪而縣之人一有幸不幸則曰令實我為也令將何諉乎然則君之明其得於江者

必多也而況治之而已乎然江亦將坻而草樹焉以蒐以牧瀦而陂池焉以灌以溉以利渥縣之人自君始而其東之之勢合岷江以朝宗于海蓋與君同其大也衆咸觴君命觴正書以贈君之行

都門春别圖詩序

岑德克歸瓊臺其友檢討陳克紹鴻臚傳秉忠將别之郊有圖焉未名也予題之曰都門春别秉忠曰善乃自為詩一章以倡其凡來别者而俾予為序予曰天地之

氣流於四時莫和於春春之著於物也則羣然以動以出其生色而於人也亦然其所自出必於大都而後濡被乎天下然其陰陽錯慘舒又備四時之氣以神其生殺榮瘁之機於俄頃之間而非尋常下國比者故人有對其時而春者也有不必其時而人自為春者也有對其時而漠然不知所謂春者也地既大且神而人遭之其偏異自如此然對其時而漠然不知者類多遠方羈旅之人何者無位於朝為之援也無室於衢為之館也

無賈於市以通其乞假也煬誰為之避竈反於其舍誰
非爭席者也是則雖煦以熙熙之春其漠然也固宜德
克瓊人也瓊在極南大海上距大都水陸萬里獨非遠
方歟古者棄於職方以為便利宋之中葉始有未可以
言棄之論由是言之吾意前此來遊之士其於所謂春
其皆有漠然者乎今我深庵先生太保公挺然以命世
之才出於其間值海嶽千百年至和之氣鬱積而始發
凡積久而發者不能不蒸蒸其盛如春然公是也天下

到如今文有渾噩之風公也士無浮薄之習亦公也予嘗私論公於元氣實有回春之助而天下士誰非坐春風者或不自知則有矣況瓊公之鄉郡乎況瓊來遊之士身親而薰炙之尚容有漠然者乎德克又館甥之賢者也吾聞賢者薰人之善如渴夫之就飲如方春之物一遇時雨之化而勃然也茲來無乃其是乎不然何其克克乎如欲流融融乎其已熙忽然其歸也歸之旦初旭在照惠風徐來出其東門三揖而别

壽致仕指揮使倪公八十序

篁墩先生作指揮倪公七十文公之孫鉉從予游出以見予大要言天津之開倪實為之而食其報者當在於公公將作太平壽俊以觀其地之日盛者於今十年天津之城四樓暈飛城門虎旅介冑持戟晨夜殘更不爽晷刻城之内市區益敞而譁肆之珍貨益集舟船之杙椓於涯者如麻遂為郊關重鎮非復前日之天津而公尚前日之公也然已八十矣篁墩之言不亦驗乎驗於

今有不驗於後乎雖然此亦言其先世以武種殖之至公而收穫之終將家之態度云耳未見其右文之功在天下也宣德來邊衛漸置學士之登有科而無貢士之白首蹉跎還補伍者在在而有為脣齒羞然無如之何成化初李文達公入朝過天津公率士郊迎首以為言文達未之許也既去公又率士送于上流跽泥淖中言益懇文達心動入言之由是衛學得貢士實公始鳴呼公其文翁之流歟四邊之士雖不識公而必德公德必

頌頌必祝天其亦有聽乎聽必有意於公公之自種也多矣將自收穫之不旣必在於其子子收穫之不旣必在於其孫而鉉也甚文其必有在乎而况重以先世之所種者又何以其福壽議爲哉是事也天津學汪生濟爲予言之五月庚午維公壽期羣生乞予文爲祝而又推濟暨武生源來予不能文也合前十年篁墩之文而演其意不知後十年二十年合予意者爲誰予日望之

送宗君之長蘆都運使序

弘治八年夏四月詔以尚書户部郎中宗君為長蘆都轉運鹽使司使君於少師徐公為邑人於尚書葉公為屬吏於青宫翰苑東臺之英多嘗同為進士者少師曰晏下黄扉或欲道故舊必索君語尚書事有可疑者必索君議青宫翰苑東臺之英有所倡也必索君和茲事君以去處非其據人情似不能無悒悒者吾以為令天下搉算之政一切罷去鹽以不得已而獨存而迂愚怪誕之儒尤欲槩以利賄諱言之而視其司為宂曹和以

成俗同然一辭莫可破云故居是官者雖其長亦忘其
金紫煌煌之榮而鬱鬱其心胸朝夕舉踵以竢代噫此
何為者也儒之迂而聾瞽夫世之過也曽不知邊鄙待
餔之卒水旱不期之災一旦倉卒崛起之變而欲驅迂
儒以徒手應之雖戮之以謝世而其為計亦疎矣易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是果
聖人之言非耶聖人顧不足信而信迂儒又從而和之
多見其惑也君明甚巳灼知天子首用之於畿甸間必

求如君者次第布之天下是將懲前之為更重是官以收效也明目張膽躍然以往少師在相位尚書總利權實預是謀青宮翰苑東臺之英豈迂儒哉必將聽君之去而覩其祗命以為也奚有所謂悒悒者耶吾方有見於此其寮又以贈言來屬於是乎書

送尹君歸歷城序

歷城尹君以弘治八年夏四月至京師太師英國公逆之入館之洞門谺然冰簟妥榻白飯飯僕青芻秣駒晨

進盟頮瀋液宵爇蘭薰秉燎炬如晝日一筵其享簠班如自五督府帥都尉侯暨伯戚畹之豪爭速宴會樂公有重客也時公爵上公為天子帥臣參機務總元戎屹然長城為邦家重而君又以太守子太子太保太宰公之弟翰林侍講君之季父也茲以太宰之命歸侍講之女于公之嗣子鋭巹合禮成求易水之涯而風之登黃金臺以望居庸延睇于漁陽上谷雲中嗟關塞之大防於是乎在而後撫高閣建瓴之勢俯而瞰之飛芻挽粟

海客蠻商蹄踵交道市列萬肆珍貨盈溢儈駔紛如在焉騎者輦者舁者任者負者介冑而馳者戈鋋而趨者聚而語者紾而竚且歌者呵而軒者厥聲如雷飛塵蔽天而亦目眩心揺就館而休則優伶盈庭絲竹競作魚龍角觝之技更進互出于金盌玉壺之側至其少飫則又丹檻斜入瑤臺俯臨翠竹朱華㚃砌冒池清颸送涼濃隂生寂清神豁襟如在洞府或忘其素髪之盈簪而身之在客也嗟夫天下之人顧瞻京師如在天上有不

願如往者乎然而轉輸者勞于力獄訟者勞於形朝覲考課者勞于心懋遷有無者勞於計畫是雖於可樂之地卒無可樂之時而欲遂其所願樂者蓋亦莫之能也惟君婚姻之貴亞天子一等耳而又當豐亨豫大之時無一旅之出以勞元戎故得以其餘閒娛嫺賓而侈夫上之祿賜之盛而君亦世貴富是來也所謂勞心力形骸計畫者舉無焉宜其老而不失其樂可謂兩際其盛也五月初吉告歸于公公曰吾講幄之下能無宣是美

者乃屬予予謹序

送閫帥黄君福建備倭序

倭奴夷亦曰日本東海外之夷也謂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國是已天下之賤辱且勞者至于奴亦極矣然其心亦未必甘而安爲之也其欝欝之怨蓄於中而或乘之以黠鼓之以暴則門屏之間將有易位之變伏焉而莫覺者而况擁君人之號襲世傳之序聚落之人兵軍之富器械之工巧而又遠在漲海荒服之外吾奴

之而已彼豈俛焉直受如兹倭奴者吾雖為主而欲優然不加之意求以無患得乎又况安南朝鮮均夷也而朝貢時至正朔所加封冊所臨齒諸親藩而倭亦以文字為國獨蒙棄斥無辭以别夫蝸殼蟻封之夷其情之痛苦不獨蓄忿之奴而已也夫奴之忿不忿一家之利害而已矣今倭之界與明越諸州相值東底遼南盡于閩廣延袤萬里不啻皆吾地吾赤子也而付諸蓄忿之夷朝夕睊睊以狙伺之其忍乎千里之閭千夫之所不

啻必萬夫之衛萬夫之衛不啻必閫帥以臨之勢必至
於此乃得策也署閫帥黄君今年四月以簡命當諸福
建福建所隸衛五所十水寨五戰艦千艘水軍十萬偏
裨之將數百人君至將將將軍軍登艦弓引蒲劔露芒
鳴鼙如雷軍于島嶼之汊直奴視倭奴如以肉臨虎口
若然真備倭之賢將也君先世土人土人令亦有利哉
土人宦于朝者皆觀君此舉借予言告之

送孫君之山東藩司經歷序

祥符孫君思顯以選得山東藩司經歷予始不識思顯也思顯於職方主事王廷文為外叔父廷文之祖思顯祖之壻也廷文之父大參公思顯父之甥也大參公之訓廷文必厚舅氏家廷文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於今思顯之來也則思大參公之訓焉予亦不敢簡思顯識之蓋廷文予之同年友也厚同年之厚者人之情也廷文每為予言思顯抱志悒悒終無以洩其奇輒角輒蹶或誦其所為文於予真有可唾手理而究其不遇於時此

則予之傷于虎而幸脫焉者也抑予又有甚焉泛濤江
泝漢沔以上襄鄧以西踰武關過商於下七盤出藍田
以底于秦飲浮屍之汙溝穿虎豹猿玃之羣出百死而
始得衣士服拜司成於太學其無聊卑辱之態有不忍
言者思顯則無是也不猶愈於予乎及是命廷文又戚
戚咨嗟不置噫令天下重進士進士仕於朝固重也其
或爲州爲縣爲府之佐爲監司之佐有事于藩也望門
而趍趍而歷階以升匍匐庭下贊唱鞠躬俯而揖焉跼

踖屏息拱手趨出惟謹而思顯固據案坐不言不問也彼所謂進士何為哉況山東古齊國也天下莫強焉令猶包魯以為疆其使古方伯也其幕古列國之卿也齊之卿管夷吾晏嬰為盛後世仰高焉思顯令而至於管晏之位亦榮矣而遂能管晏亦誰禁乎廷文猶不慊焉亦過矣或者大參公欲以厚其舅氏以付諸廷文其訓不止是也而廷文孝思之過則吾不知矣廷文欲序思顯之行不鄙予之俚也予謹序

送任象之之新安序

夏之旦農之興而饔也殷然而雷滃然而雲霏微而霢霂焉當是時有不呼其侶衣其襏襫嘻嘻而之田者乎有忍能卧而不出者乎有之則咻之矣既而風之豁然而霽杲杲然而赤日出側耳而聽焉雷已收矣當是時有不呼其侶斂其襏襫悶悶而歸休者乎有忍能作而不止者乎有之亦咻之矣曽不知晦而霽霽而晦而又屢霽而屢晦而後天地山澤之氣滃焉浮焉升降而瀰

漫焉湏洞幽黒尺寸無所辨而雷電隨之而大雨斯至矣當是時也卧而不出者惰農也無所事於悔也出而歸休者躁農也有能不悔者乎而其悔也亦晚矣作而不止者固徐徐焉窮其一日之力而恢恢乎收兼人之功矣是故吾於天之晦而霽霽而晦有取焉知其將以釀是大雨也吾於農之不以晦而作霽而止有取焉知其將以遇是大雨也吾於吾友任象之之出處有取焉知其有類乎是也象之之閬人蚤以宏才高薦于蜀褎然

來取進士旦輿而饔矣飽而力可為也朝廷適下儲賢之詔居三年又有御史之選蓋殷雷之下霢霂其零象也而象之皆輿焉盡祕書所有而讀之而後建白天下事嘻嘻之田之時寧止於咻卧者而已乎然而勇於敢為遇事風生風之過也則拂掃其雲赤日之出有不免者而中部之命下矣中部於京師為西陲知縣於御史為左官人孰不懲羹吹虀落其角距如農之悶悶以歸休乎而象之知為御史也不知為知縣也人之咻之不

知也視農之作而不知止者又甚焉其上之人皆曰象之賢者白之朝然不知天之閔農則錯以晦霽釀大雨以霑濡之其勢決有不容已而於賢者特聽其自定而終無所閔邪抑孟子所謂天降大任亦有不盡然邪吾嘗聞天之降雨假於嶽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然附嶽之地偏多焉象之昔遠在西陲令補新安密邇輦轂是附嶽之地也雨澤之偏多將不自茲始乎天之意或在是乎而凡同年尚有不釋然者於

其來送象之為之言非獨以慰象之也

賀句君奉詔提督四衛營事序

國家制兵以府自京師以達於天下又達於四邉之邊羈縻之域凡赤籍者皆伍以聮什什以隷百百以隷千千有所千以隷萬萬有衛合諸衛則又有都帥以總之以分隷於府為府五又皆制于兵部乃兵部有綜理發召之專焉府帥有握兵之重無不制之兵也然禁兵不與焉禁兵則惟綜理於兵部稽其盈耗而乘除之發召

無所敢與錦衣亦禁兵也其帥且與府帥抗伺察其幾微府帥且俯仰之其下偏裨徼侯有不相名者錦衣次而為旗手府軍金吾羽林又次而為虎賁騰驤武驤其帥雖不敢視錦衣以抗府帥然皆同禁兵非其屬也禁兵宿衛宫門扈翊警蹕天子御衙執戈戟以侍陛戺大朝會設鹵簿以嚴國容出則夾乘輿以備非常古者去其淫怠奇衺而教之道藝周公以綴衣虎賁次諸常伯常任準人以立政蓋為王爪牙腹心之近雖名為兵豈

真特一勇之夫而已哉況同衛於京也一為府隷其官也望軍門而戰慄頤指氣使於戲下如弄兒焉雖金紫不免也禁兵固攘壁也歲朔一入大廷燎烟羃羃顧瞻未周已放仗矣禁兵固日以為家也而又密閫祕見蓋山林耆宿之儒得於殘編斷簡有未敢以為的然者其兵如此居其上而為官可知已況居其官之上而為之節制者乎騰驤四衛舊有提督營事官所謂節制者會當代詔以代者向君某也錦衣張君養直雅與善而求

予說為君贈予亦不知君也知禁兵之重其官重其節制尤重也今天子明見萬里耳目所及之重者豈輕以畀人君勉之哉

壽雲隱蕭君六十序

萬安雲隱處士君蕭升榮之仲父也升榮前年入吾院踵吾為庶吉士吾以弟視之學則吾兄也然挹而進吾與語時刺刺若忘吾之陋者吾於是而得其居之墟曰夏霄又知其諸父之有五老也明年甲寅十月其日吾

之與語方洽忽作而起曰前此六十年吾仲父雲隱生吾以嚴君之命縻於是吾茲南望得無情乎吾戲之曰子能烏翼乎杖縮地挾飛仙乎驅飛車乎蓋未能也然則吾為子請授子以符具子以傳闗門夜開津使艤待一日而馳百里不啻必再百里再百里不啻又再百里由是望夏霄而駐驂襲錦衣以容與歷階升堂垂白者觴之斑白者觴之五老陶陶酡顔怡愉子欲之乎曰未也始吾仲父朂吾以學也嘗殫百金而不以為費晨出

百爾營為入必課吾業東吾如束芻雖夜分而不以為疲吾舉于鄉吾歸視其色若有未愜吾者至為進士及令其訓詞之至其嚴也尚如吾始學時然則其非榮吾官也將責吾以大也其何榮於吾一歸邪曩丙寅之癘也吾宗一空吾母始歸吾嚴君諸父時四五童子耳啄之利者啄吾屋爪之銛者攫吾壤喘不得以息踵不得以寧尚有眚焉其何敢念有家乎幸于今五十年既生既聚指之蕃也餘於千曩四五子老人矣雲隱其一也

而孝友之稱好施急人之譽縣大夫皆仰而賓之令日固縣大夫之觴且至也况其下者乎吾無庸歸也然吾思得從二三子於是吾仲父有賜焉傳曰報賜以力吾無以為也顧吾子為吾言之子之言人皆曰傳也人之言然世不知有蕭雲隱乎是將壽其名也不獨壽其生也吾雖涸東海以為觴何以易此吾聞而愕然驚焉於今且朞年矣未有以應也而君之壻張仁亦以書屬升榮申前請益堅不得拒而掇其舊以告我者歸之若

曰是能壽人之名吾恐其滋蔓也

送萬良弼分教松陽序

萬良弼不屑為學官予已知之三十年矣是官也予雖陋亦不屑為之故每三年必與良弼遇省下試試罷輒不得願乃分去良弼與予皆然也然予少良弼數歲而蚤衰自分業左而數奇旦旦企踵數貢期曰得則就翰林試幸中選吏部計其時為四十餘庶幾免白首經生名也已而西人告饑朝廷下便宜之詔予已若羈鳥脫

寵信爾颺去意良弼背倍予百年又過之其往當浩然矣而兀然安處就省試尚如初不變予於是益歎良弼之不衰其必有遇乎予既官翰林今年春良弼貢至喈然悔其前之踽踽也見予從諸冠裳之後而賞予之知幾且乞學官以畢志予私怪焉而又陰憶良弼始挾其從子爽遊臨川爽童子也奇氣逼人臨川之人爭迎致之市兒巷婦以先覩之為快於時良弼父子間亦盛矣哉其意氣勃勃直握功名于指掌真謂登金步玉為其

家物也自予望之孰謂其亦依依棲遲至暮乃爾況飽意于一學官又況忍置身於異途如予哉然而天下之事其素定之幾伏於冥冥如旭日晶晶而或霧霾於夜霏微冥迷而忽夕照于西此蓋聖智之所以不敢役心于得喪惟於其所遇而安之良弼令始知之矣是夫果以試得處之松陽頎然巾服若尚少也入予室辭去予知松陽之士比亦有連蹶未振者良弼心念是吾也慰安之有率爾攘臂自喜者良弼回器之以為已地且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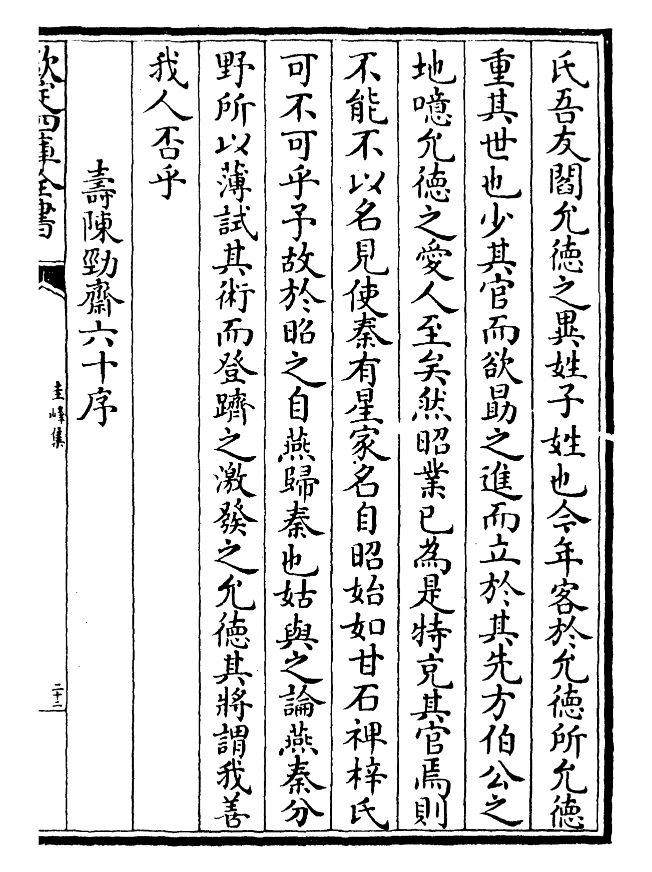
懼曰慎毋為吾哉良弼是心惟予知之因書以贈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為項領勃澥海也碣石今渝于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為尾閭洩西維之水而脈絡實首尾焉隴為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宮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為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

其宫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為體也柔柔則為沈鷙其過也為激射為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為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庳近日其髙逺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為兵災亦或移而為祥其躔次贏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北極

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于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從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于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魯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祕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頼於以名見者燕令司天在焉豈岀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



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姪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已為是特克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燕秦分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我人否乎

壽陳勁齋六十序

分寧縣學入國朝幾兩圮𤼵㛹金新之皆陳氏而勁齋翁嗣為之縣之民雅饑年亦不知其幾矣𤼵廩捐金賑之多陳氏翁又嗣之縣語孝友行誼稱鄉先生可俎豆於社者亦多陳氏人令又皆仰翁焉兩造幾𤼵陳之先為之落機牙而寢者無筭也翁尤驍驍然若剖竹破節無留鋒鋩令雖六十也其應尚無倦縣庭掃除甚適也故縣人皆曰此翁勁名之曰勁齋翁吾未深識翁方伯周公為駕部時道之公之弟刑部君朝夕與吾居又極

道之翁之從子沂吾昔與之識省下亦嘗譽其仲父劭齋者吾時狷騃甚不意其果若此也夫人持一瓣香入寺門其口之祈其心之望吾不知其何如也富者供佛以宫以爲佛能錫以福也飯僧以田以爲僧與佛居能使佛福我也天下之不能禍且福至於吾孔氏之徒亦極矣而陳氏世爲學以居之至於嗷嗷待餔之民其於身之弗能卹况於所謂禍且福者而陳氏世賑之畢竟與世之人背而馳也何求哉豈其世愚而莫之覺邪又

吾嘗見世之為富者矣鄉鄰之詈者使之鬭也鬭者使之訟也訟者使之貸也然後左右覰望乘其急而市其田宅以自廣焉而陳氏又世為之寢皆世俗指為愚者然而陳之富日以益他縣莫不聞陳之被冠服比貴人者森若壽考稱鄉先生者亦踵出若翁是也詩曰求福不回世人葢未之思耳陳氏為近之然吾獨以頌翁者歲二月壬申翁壽在是汸來徵為序以賀也

送水部王君之清江行曹序

都水主事王世顯始予遇之于太學與予皆以例進生也蒙指目之辱焉不能頫沃而去之令也十年矣皆有仕籍于朝予不足道也所以一洗曩時之辱者誰乎世顯也世顯在太學時予隂察其才之可與立既而同舉順天明年元日非有所取也而一遇窘辱異甚焉世顯至不能堪予乃觸寒劇飲大醉熟寢而已覺而世顯猶虩然赭其色予又知其志之奮厲非予之齪齪者比心慕之然而連蹶于有司至癸丑予預典校始第進士予

已遲之及令始官是劇曹又往督清江運艘凡庶務無劇於此則其才之少得以出而志之少可以見予之望之也庶幾其有端乎蓋君子貴乎志也以其成貴乎才也以致用人之所以靡不有初而鮮克令終者豈其心之欲如是邪當夫鼎盛之年而幸軔夫中正之途磅礴奮臂物迎而解天下事無一不可為者其自視亦可謂盛矣而不知其志徒見其順也未見其逆也不能以不驕才徒遇其易也未遇其難也不能以不恃如是而欲

令終也不亦難乎而或卵翼是資馮焉乘焉觸人之言
敢出焉出而人姑忍之咈人之事敢行焉行而人姑安
之其自視尤盛矣而不知其志日以驕實無所主也才
日以恃實無所為也如是而不觸危機嬰禍網者亦鮮
矣況求所謂令終也哉而或者於此始悔其初之盛者
為之累也亦晚矣嘻初之盛者終之累也然則初之辱
者庸非終之福乎若初之辱予與世顯則有之然而志
也不若世顯之堅才也不若世顯之善予將老而衰而

世顯甚壯且碩也世世顯其將不為令終之人乎令終則榮辱斯洗矣有不被及于予者乎世顯上海人上海之寓宦于兹者謂予知之深來徵贈言言無要於此也世顯豈欲予他言哉

壽清風居士八十序

王廷光自南曹郎歸語予以清風居士者予不竟聽之他日語復然居士葢高郵人也廷光始得解隨計北上至高郵而歲已暮天時吹烈風飛霰著袍襆幘濡穿入

體驛之下乘已匍匐如跛鼈乃下而曳之以行後之隷也凌兢縮項無人色市兒奔追嗷笑或手瓦礫擲之而居士適於巷出遇焉叱曰何敢爾且異廷光之狀也曰郎君得徵有仕進之趨乎得徵有行邁之窘乎吾室孔邇入憩無多固讓已而煁之煬盌之茗隷之飯馬之莝箕貼如歸也明日裹糗糒酺醢易馬而遣之廷光曰天下亦有斯人乎予曰是謂德施于不報覸其隙而利濟乎人者也其以醫隱則善乎廷光曰然予時困于鄉茫

然不知所謂高郵也弘治壬子予免喪入闕過之求居士而拜焉問其年曰更越三載八十矣而神形明秀如嬰兒步履便捷如壯夫議論穿貫浩洽宿儒不如也問其所以衛生之術笑而不對飲予以酒如平生歡者於是益信廷光所語不虚也予既復史事預校南宮得令行人夏廷瓚實與居士戚或時相與道居士之為人越明年乙卯行人以使歸之便請曰忍能愛一言不為居士壽乎予諾而未暇也又明年丙辰訓導李士元亦居

士戚也來會試都下又申行人意噫使予壽居士居士其假予壽乎如曰託文字以不朽于後世以為壽予又非其人也居士之子上舍璉璉子學生某予過時皆以他事出而識者方以遠大器之居士將恃以為榮也然居士方為郡大賓飲射大會邦人士女聚觀爭識丁大賓亦未必不為榮也予之序固不可以非其人辭

送都閫張君之任福建序

令天下藩鎮錢穀以屬宣使刑獄以屬監司甲兵以屬

閫帥勢若體敵尊同如鼎足之跱然宣使監司其起也咸自鄉校之教論秀之舉進士之登州縣之試郎曹之歷沈汨練漉百僅一二而後至焉閫帥則武銜也咸起䕃補䕃補之官雖以總角之童橫金曳紫驟貴於俄頃之間惟閫帥法不䕃授以薦得之要之其秩已崇亦無積累之難如此然而兵之服食鎧仗給於宣使兵之姦宄幾微察於監司僅握赤籍知其盈耗以通於兵部都府者閫帥也境內有警又節鎮大臣主之發調之權不

與焉上疑下謗無隙而生位尊禄厚而逸且安宣使監司不如也藩鎮獨河南為土中無邊事江西亦無邊事而深山長谷有狙伏焉未為寧地秦晉備蜀捍羌雲貴湖撫雜蠻兩粤猺苗伺之遼左青齊吳越閩宿有備倭之戍皆院邊不能晏然如土中者雖然土中兵歲一踐更于京湖江吳越兵拔其十三四為漕卒道亡死踣闒帥多與其擾而闒既以遠僻不與役倭之備亦嬉笑於門閾中而已其官名為武弁實有不識兵革與儒官等

者然則閫之閫帥天下閫帥不如也今年夏上命都指揮僉事張君往任閫閫而刑部郎中馬君屬予言其行予聞君世宦戎衛少肄武學親立戰功至是官然猶壓於元戎大司馬其尊未自表見也由此而行七十里有秉纛戎服郊迎者則君亦尊重矣入重門坐數仞之堂啓而視篆銀質而丹文君之任不可謂不專也久而逸豫安安錢穀刑獄一切不必自已營之而又武事稀闊與儒官無辨然後知宣使監司不如也天下閫帥不如

也樂哉是為序

圭峰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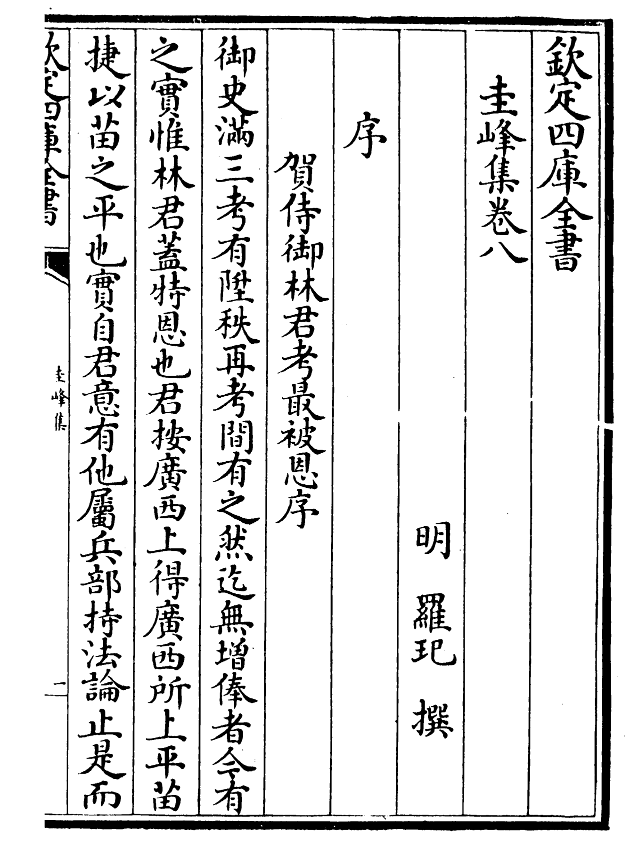
圭峰集卷八

明 羅玘 撰

序

賀侍御林君考最被恩序

御史滿三考有陞秩再考間有之然迄無增俸者今有之實惟林君蓋特恩也君按廣西上得廣西所上平苗捷以苗之平也實自君意有他屬兵部持法論止是而



君亦還報命會自蘇郡推官召入為御史至是滿三載
為初考得殁贈生封其父母妻及巳告身七品之官六
品之禄白金文綺旌功之賜北面拜稽首而受在廷臣
工萬目張視覺吾人瀹瀹生氣百倍皆屬目君君榮哉
然聞君去時苗巳逼重戍劓臠我有名位者二人夜入
臺獄刼俘酋以出截遏津郵沈舟仆乘百里隔越如絶
域外亦廣西一眚也議者皆竊歎君徒行及君來請兵
議者又笑曰飛巖斷澒實生苗獠猺獞是不一種殆天

遺之以與魑魅猓玃猩狒諸物雜處也魑魅喜於得人而猓玃猩狒見人則號跳以侮彼其飲齕牝牡絶與人異者且然而况苗之嗜慾食飲與人一耳而生獰異甚有不逼人者乎又况布諸其境者凡幾峒而幾砦乎御史者馳至境屬之大吏出入謁見尚未熟其面將誰使哉旌節所指即日摇摇於道未必頓能以周流也而條已及朞代者至矣請兵胡為乎及是捷至議者皆愕然而曰君實智也雖然吾以為苗直鼠耳奥有穴窒而築

之又穴則熏且灌又窒築之其邃孔而穴羣遊於庭齕盎穿篋穢食溺漿則不恤吾墉發掘及泉焉而後室可安也君令亦熏灌窒築之而且逭夫他日發掘之擾議者則狃於苟安俟其羣遊而發掘之不已勞且費乎君可謂為國持得算者非舞智掠功以盜恩者也夫天下事皆吾人為也使皆乘其機而計其勞與費持得算以臨之獨苗之足平而君獨受賞哉聞吾言者亦幾人矣吾友謝邦實獨喜曰有警也謀於進士鄭希大書為賀

君考最被恩序

壽朱君六十序

予邑水東淨土院舟船之泊往往當其門故四方之客或館焉予少嘗過之客有漢語而鬚澤而廣顙豐下而殺不及其腰之二美衣輕裾粲然笑而揖予以入步謖謖進趨盎恭僮過其傍屏息耳語迭出漿飲予也予時內顧野氣勝未即出聲氣相勞問辭去僧愕予駭追來問予何黙也豈不識朱本清乎出三日歸金陵矣予亦

不顧手航而渡僧曰是必有憶吾言者踰年予偶過市
市之羣僧走逐逐肆之張列一望若黼焉舁且任者壅
於郭門不可入皆匭也出而臨於河則連艫於涯人曰
本清之舟也而邑之豪且半至焉移時豪畢集涯莫容
則徙而寓於涯之舍予亦往即席頷僧言久之自是歲
必一至至必見予予益覺其髯之于思于思莫匪予愛
也予既官京師里之丁仕隆好以其館館士士樂有所
弛擔也而予宗人令進士鳴盛始試南宫時亦主之予

往勞焉鳴鼠尊予以其舅出則本清也相與一笑而顧其鬚也白之三矣本清曰别已二十年予私念予邑時有數米而炊者大賈安能鬱鬱久居乎其别久也亦宜又三年自金陵挈舟偕鳴鼠來復試予又往勞焉顧其鬚之白又加矣鳴鼠已得儁人皆謂本清智者也故能得鳴鼠如此哉鳴鼠則語其同為進士者曰人有不重其生之日者乎出於外歳必尅其期而奔入室至則喜矧六十乎夏之季吾舅其期也若不聞顧吾僕焉之弗

飾室廬之弗安衣履之弗修儆且債皇皇也亦果何人乎於是進士皆義之而為之詩以寓祝祝宜也雖然予亦欲祝也予見淨土時詎意予之若而人乎而予邑之豪亦詎盡以賄來乎予一人也予邑一邑也其行四方其遇豈一人一邑人乎其欲祝如予者必多矣矧鳴盛為之甥而獲其戀戀若是者乎然鳴盛祝假諸進士之詩善矣予無所假也假諸詩之首為之序亦可乎鳴盛喜書之

函丈别情詩序

劉忠愍公孫景素憲使公之季子也大以三傳教京師儦館纔數筵問業以貫魚入戸外屨獵獵日暝有徒返者以其指歸取解取進士一舉手耳至其自取之則以庚子造士歷丁未庚戌癸丑丙辰皆輒黜庚戌有司者第其文當九十揭名景素也嫌以忠愍為監臨貴公地此何說也丙辰之黜吾友伍朝信實校之朝信景素戚也易書無情豈天不欲以嫌累忠烈之裔耶抑以昭朝

信之公也然景素自是亦漠然立乎虛舟以遊於大海而略無所繫著曰吾姑歸哉會南京祠部君以郎中來考績祠部於景素為兄思省太淑人且拜忠愍公憲使公之墓也則中流偃舟鼓枻同邁詵詵羣生尚可以留户外屨乎乃相聚謀曰以爐何如曰吾先生廉擯以行何如曰吾先生廬在楚恐辭醵金以飲何如曰吾先生峻不取羣飲者然亦不可以虛也又合而言曰今玆吾儕實合九州之人子是也吳故以歈越故以調楚故以

辭秦故以聲鄭衛故以音請自擇焉獨鄭衛之音無應者蓋今太平之世其革久也已又合歎曰博矣哉是合九州之音也於此可以觀先生之大可無序乎以吾宗生暘來請噫景素之舉庚子也吾實同棘舍知在羣生先非暘請將序之矧暘請之勤勤乎為之序

送傅冠卿歸新喻詩序

今少宗伯體齋先生為翰林學士時予在講下每不予愚也以嗣子冠卿俯而友予冠卿固奇士其穿貫浩漫

馳騁為古文辭逼予至欲棄而走予大畏也曰何物主司而不驚耶戊申之歸予日望之來試南宮耳而所謂驚驚南宮之主司固非謂江西也於今八年矣而冠卿尚仍儒生來省都下先生於是制適當得廕冠卿乃不敢違依依入太學然出其業益洶湧奔放譬之河決焉必破山拔木怒激震撞噴薄百里聲呼動坤軸簸盪渤碣而後已蓋不止於驚主司而已也予疑之豈其在江西也不屑與之角而逐耶將主司者其識下而固未之

識耶世固有驚愕之過而遂眩惑倒置莫之適從者有司者抑嘗驚耶或造物者姑齟齬之而有所待也若造物者吾嘗試百里之途焉蹩躠其行者或相之以必至而於趨者或蹶焉或僵焉不至也寅而騎者酉且未必至已而步者申或已至之饑而跣者畏暮而先至裹飯而屨者屢休而暝失道焉而於人也亦必如是而已吾何為為冠卿戚戚乎冠卿每語人曰我未至也先生亦不以是少冠卿其亦有待乎冠卿有子選如成人先生

以古禮冠之命曰爾以吾孫歸見廟冠卿行行將復來造物者果若予言已未之試預南宫之校者誰乎予懼其鶩且至矣贈冠卿之詩妙極一時之選而皆未及此也予固補而序之

賀同知傅君恩榮序

鄧州同知傅良佐前九年宣武衛經歴也未為經歴前十年吏部需次官也未需次前十年武昌學宫失意人也其為經歴能其官與薦剡制當封其父母妻而已遷

于鄧鄧大州也賦重大而道逺小吏恐不任遣故良佐自馳至闕下時羣臣之制適頌也良佐亦與焉武昌仕者遊于是者皆曰吾境濱大江入水泅游赤手奮爭探鮫室搗鰌穴索取鮮食出騎浪山以舟為馬此其凡也胥商之族蓋不入吾編伍中縣吏至曳客寄為之土居之史晨星耳斑白之老衣白衣而歸有矣就仕焉倉庫氏耳臺輿氏耳有能入品流者乎就有之或歳而罷或再歳而罷或三數歳而罷非墨則罷耳有能至九載者

乎就有之壆見而瘢明勞寸而過尺而亦終槁木而已耳有能被寵光而及其父母妻者乎良佐斯奇矣哉賁光吾境吾境自今其勸耳矣蓋觴之駢然入良佐邸則繡幄窔幕文茵普幪置以丹凾飛以金虬焚之氛氛燐之熒熒如霧如雲如星如日跽啓仰觀或瞭或眯或蹈或抃舉欣欣然如與有榮也其甚喻者又颺言曰使良佐不蹉跌為學宫良即奮翬取甲第其淪滯下位未可必也幸而登躋亦或過是又不若是特偉人尤詫訝也

是不宜黷黷然亦誰能禳之皆推予予序之

送倈典史之任文登縣序

文登縣倈典史台人也於今刑部主事為仲父主事予為主司時所得進士也於今為知已故典史亦得入予室講主賓禮然亦甚文語當世事若貫珠注水文亹亹有可采者至論其給事方伯二父赫赫當正統景泰中如目覩及仲父檢討君之文學閎縱令人耳卓卓宛然三君者參乎前始慶予之得主事也為世家子其必矜

持門閥為令人而予為主司者亦與有榮乎主事筮仕未朞月法家者書盡通察差稽貌即老吏所深避予於是私度門閥之驅人果如此胥商之族古所以棄也意典史雖陷他途當未調其亦有所顧籍而矜持歟不然則其論世也不若是九年冬典史始得令官之文登文登相謠古不夜城令雖未必然要其名自美典史自令贊其長能以明明之政燭乎幽是即不夜矣然明生於公公始於無私無無私始於無慾世未有有慾而能明者

也亦未有有内顧之憂而能無慾者也吾不知典史内顧其何如然聞侯氏土田食千口窮餓者尚資之則典史抑何憂耶而又知重其門閥以自多主事方立朝以撐拄之是雖餌金如山直以為糞壤正懼其汚耳而況視之又動心者乎明兹可為典史許也且天下令皆用明偉者為令長不夜之謡或於是乎驗矣主事問所以别典史者於予予亦重門閥者故以是告之

壽山福海圖詩序

錦衣李侯曁張宜人並年五十實侯進指揮之明年正月也子譯賓麟率弟孺生鳳鵾孺子鵬婦若孫躋堂爲壽張圖其上閱之崔崔嵬嵬洶洶湧湧而已麟之言曰崔嵬者山也吾願吾親壽如斯洶湧者海水也吾願吾親福如斯或譏麟曰子居京師肄翰林閑矩率禮如處女然初未嘗有登山之屐齒出郭之鳴鑣泛湖之輕艑而又不假終軍之繻郭丹之約㡬年華階所厭飫者警蹕之清塵陛戺之列仗耳烏識所謂山與海者福壽之

譬無乃其借聽乎麟曰然麟嘗入職方披輿地圖見天下之峙而高者曰山環而瀦者曰海則固不必瞻岷峨航渤澥而後謂之識山與海也顧吾茲之日見焉者亦有丘垤矣畚鍤之相仍則夷矣足為吾親壽耶亦有溝洫矣雨水之暴至則盈溢矣足為吾親福耶吾為吾親貪且侈耳奚容計吾之識不識耶或乃笑曰山以鎮靜為體海以茹納為量侯之地宥密鷙擊地也多動則多利多構則多功侯不以動為利而曰寂寂吾所嗜其志

於山者歟不以構為功而乃恢恢乎有容其志於海者歟而獨不知天之眖之將以其為山也耶將以其為海也耶聞者皆以是言為知本有繫於侯也𠀋予書其事而又各為詩以歌之

送吳先生歸宜興序

吳心遠先生有田百畝山百峰園以畦計泉池以泓計者稱是樹株千竹荻叢束千牛羊蹄千僮指千在宜興予嘗過宜興宜興人曰此假封君也予謁之不即見見

令封君太史公公先生兄吾僚克溫父也公曰吾弟樵南山漁西溪穿虎豹麋鹿之羣探鮫鱷鼋鼉之宫味津津曰若不足葢忘返者焉吾東西封之人歲不一見里胥導縣官入吾舍迎飲射于學卒不得怒而去者屢矣雖然其亦入乃租募乃庸百其征需視諸編氓獨先焉故縣官者匪徒恕之亦且高之予曰噫隱者也吾亦俗之奔奔者耳其可見也耶去之至京克溫方徙東宅處其西以居予實相比次旦但言笑晏晏甘雨和風浸漬

沃若忽而觸其圭角則飈起焱發甚犯顏面曰吾何為依依於此而不從吾叔遊耶人或瑕疵之吾獨以為世亦有為世類汩之不以三公易者是獨足怪哉今年春先生至克溫舍之中堂幄其傍自休焉以便候問朝夕語刺刺不能休賓至堅拒不納見以予之甚昵也見之野服癯叟也瞳炅炅出碧光坐移時不言亦不聞其有息氣頃之克溫牽一秀使揖予曰此吾弟也吾叔之息子俾學于斯者也他日其將大吾延陵之世其究也而

豈吾四乎予退而疑焉先生身隱也而使其子學而仕也克溫身仕也而志遂其叔者也其隱果隱乎其仕果仕乎予愚不能辯也然豈可遂已哉故於先生之歸也飲之以酒而問之

喜雪倡和詩集序

喜雪倡和詩一卷弘治十年十二月成詩凡百二十篇或曰其可傳也鋟之宜或曰潞之河天子令之頒也政之出也由是而遠之天下也詩之作也實於斯而曰喜

是為天下喜之先也喜而以雪之瑞是為天下瑞之先也其鍐之也信宜潞河之農亦曰吾嘗聞商人之頌姚君矣曰良户曹也幸駐於斯吾判楊君吾父吾母也進士趙君吾鄰也而王君吾長老也吾且見雨雪之瀌瀌也而訝其過逢之僕僕也而吾農奚聞知實不知其喜喜且為之詩若是也然吾藝是野吾亦喜其有獲乎吾願得是詩歌之以幸教我子孫楊君時行來於斯不能拒也繼而來者又不能拒也於是楊君患之或為楊君

諆曰盍録諸來斯授之其可也楊君曰吾始讀姚君之詩若琚焉又若瑀焉又若珩璜焉之在縣也而趙君左以衝牙副之而右則王君也而風之過也振之雪之乘風也亦擊之不知琚瑀珩璜之撞衝牙耶抑衝牙之撞之也耶抑風雪之相乘而和琚瑀珩璜衝牙而雜擊耶亦風與雪之相遭而幸有是聲也而吾且欲以瓦礫焉旁擲之曰吾亦有助於聲也其可也楊君遂辭而止而潞之好事謂其可傳者已丐予序其端亦終不免於録

耳葢民之欲之楊君亦不能禁也雖然民亦有不待鋟者其口有碑焉而善惡由之速于置郵莫能禁者多矣嗚呼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畏也夫

慶汪君七十壽序

歙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知之也武進黄君曰吾歙令人也越公之冑於是為最其始也萍梗之迹半天下而其采拾也無險無艱若没人之入于淵泉無所底止而其既獲也若裒金之復于冶鐘鼎

之器由是成焉今老矣若碇之棲于岸而以子文昭嗣為之若舟也季子文暐繼焉亦若舟也謹紼維之無不如志於是而食厥素封若實封然雖然不以厲人驕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玆去歙三千里也敢割籍乎而歸為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無徯吾之歸而惟徯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吾幼見吾室之覆瓿者矣取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吾室之棄帙矣鼠餘也或風雨之所蠲也取視之以質吾長老焉則盡近世之名能

文者也以其無為吾之重輕故棄之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之以吾室之棄之也知汪氏之將棄吾也奈何以其今日之取吾也而取其他日之棄吾乎予曰嘻世豈有盡棄者乎歙新安郡也不見篁墩之志乎固有可棄而未棄者也黄君曰篁墩愬然則予為試序之安知後不有愬如篁墩者耶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壽于天地間不獨今日之為壽而已其可尚也黄君喜曰然黄君嘗宰吾金谿有舊愛而喜為之役云

送鄧君之任雲南副使序

吾嘗靜居而念今之藩翰惟雲南之參佐歷夷地治夷民為多其長不與焉蓋其地古純夷也長居會府城府之尊侍衛之嚴甲兵之多貨貝之集帑藏之輸入公牒之關移賓客之宴會軍師之犒饗蒐選閱試之勤過逢迎候之頻同中國然雖居夷地孰見其為夷也惟四出之驛則參政副使之乘也參議僉事之驂也分岐而往各有攸司焉究其職雖鬼窟可探而雪山可登也菰茭

之田可質也人而鬼之獄可鞫也綉面之酋可唯諾于前而啖虵之蠻可輿可皁也孰為身熱頭痛之地可譯而知也則其快心縱目顧不灑然飄然凌厲而曠達耶而胡為府居若是之凉凉也古所謂奇男子之事蓋如此吾固心慕焉而吾友鄧良臣今年秋得副使正其地也夫副使官於參議僉事之上而又得以其風紀肅百僚貞百度呼吸之際有風霆焉其權豈參政亞也况其下者哉吾嘗與良臣為布衣交矣又同為進士矣又見

其為御史矣歴試之可謂有志之士也夫以有欲為之志操得為之權適可為之地誠一時之遭宰物者知人之明也而亦豈非逺人之幸皇澤之旁被乎要非偶然而已也而或者猶隨世附和嚬呻咨嗟以逺為慼正自庸人耳良臣將亦不謂其然或且嗤之故於其同官之請贈行也為良臣道之

送吳克温序

吾友吳克温今内相少師公之甥也少嘗依公學及為

翰林庶吉士公大學士也又以其官學如初為編修預
史事侍講帷入校東宫又以其職學焉是其於親則舅
與甥也於道則師與弟子也於分則長與屬吏也夫天
下之為甥舅多矣而未必為師與弟子也為長與屬吏
也為師弟子亦多矣而未必為甥與舅也為長與屬吏
也為長與屬吏也亦然然則克溫於公宜何如哉然克
溫真具奇氣吾嘗陰竊評其為人少同而多異屹乎萬
物之表無可得而奪也即有不可雖其封君味菜先生

而不免於幾微之諍而况於其舅乎即其志之邁往雖

堯舜之君遇有闕遺而不免於漆器之諫而况於其官

之長乎况於其師乎吾恒自負以是爲權衡之的無爽

錙銖而亦不敢公然道之及是公之去人皆曰克温爲

之故此其決也吾亦從而尤之曰胡爲乎然哉是之爲

公謀而不知爲天下謀也賢者固如是乎忽而覺焉道

固當如是也而亦惟其氣之克志之果者能之而顧可

謂非賢乎或公之賢克温不止如吾而已敢私以爲公

賀而又將覲克溫從公之歸也惟天子之念公知其懿親也果遣以行是其在公家也以屬吏侍其長也其在吾道也以弟子侍其師也其在身也以甥侍其舅也其在心也期以全君臣之義也而其至家也又得以子拜其父也茲行也其於世道豈曰小補之哉故吾朋友之義喜不自禁也咸推予以言其別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

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

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爲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耶陟耶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耶陟耶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天下治

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令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汩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為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

其職也

送通判孫君致仕榮歸序

建昌府通判孫君徽之婺人也弘治庚申五月白于涖事者引年致政去歸其鄉予居山始不知之也南城縣大夫鄭君使以告予予躍然髙君之獨出于人也夫人之仕也相處有僚屬焉和矣然四海九州之人也孰與吾父兄宗族之親趨走有吏胥隷兵焉順矣然以勢而相軋也孰與吾僮僕之便居息有廣廈邃宇焉安矣然

以代而傳也孰與吾廬舍之世守登眺有池亭臺榭焉
適矣然過則非其有也孰與吾鄉井山川之舊遊是其
仕也宜非其情也歸也宜其情也然而世之人勸之留
於仕也非必能有以使之留也而已德之有若飲以醇
醪之甘勸之歸也非必能有以使之歸也而已讎之有
若啖以荼毒之苦何哉吾嘗思而試之矣吾坐而飯粱
茹鼎之習也吾驟而飯疏茹菜不能也吾出而高蓋安
車之尊也吾驟而徒步踽行不能也吾怒而叱咤又怒

而鞭箠人不吾拒也吾驟而齊民之敵體不能也吾妻

妾之文衣貝飾吾懼其驟有井臼之勞不堪焉吾子弟

之脆膚弱質吾懼其驟有耒耜之勤不堪焉則夫仕也

其情也歸也非其情也於乎世安求其有歸者乎幸而

有歸者使出乎將相公卿侍從之臣則天下以為勸而

恬退之風成矣其美孰大焉令而若君者則又出乎偏

方欝職之中無以風動當世美而弗揚予雖高之又以

為歎也雖然吾郡與徽庶幾其亦有勸乎鄭君使還書

以為孫君別

送亞參王君之福建任序

令制給事中諫官也其秩中士也與天子宰執分天下之責秩卑而責重故嘗拔甲科之英于百二以克必出特降而非序銓署列于掖門之左右無所於屬亦無所屬使若天子之親吏然示優異也又懼其內顧而撓也內庶府之佐外藩司之佐或虛焉間於是甄其年勞而登其良凡受節度之司雖尊秩不屑以授而其聲稱行

實之孚及再遷也又追叙其初官而不牽于其曹蓋寄天下之公於平日而天下之敵有不勝其陰伺而非他官比者所以護往勸來亦不得不如是其至噫是列聖所以慮天下也非私是官也然則居是官者雖遷而去也固是官也又可始終自取異乎哉今閩藩右參議王君實兵科給事中以簡命往君嘉善人嘉善於浙為屬邑浙於閩為比藩並南服也以比藩之人而參議比藩之政於其民蓋情與習適爭與俗宜非若秦越之懸隔

然雖不入其境而已若入其境入其境雖不下堂陛而已得其半吾見政之無難成也閩之郡八其賦之大約僅當君鄉郡之一耳而又留輸折實之難易相懸君之先世世總其鄉以轉輸于司農鮮有敗事迄兹號為良吏君學於家以其精微藴奧之餘舉於鄉取高第給事禁中成補拾之功至為明天子赫其有擢有事於兹雖邦計之大抑用其麤者足矣而況君世世處其難而今自處其易乎推是以往雖極君今日之職不足以盡君也

惟其周流八郡海山萬里天晶日明登髙望逺島嶼諸夷隠隠于目睫之表而貢舶降幡可數可見披禁中與地圖似不似又君思禁中時也思禁中則思吾君矣又安知乙夜之覽有及前之疏牘而心賞之賞其言而閲其名閲其名有不思其人乎噫君令可以登車矣

送王生侍親之晉序

虹邑王生侍其父户部君往參晉藩之政金臺王生其友也欲予序其别予邑子章孜師之因以請之予固未

嘗知生也知戶部君耳虹邑百餘年來登甲第者君之前陳司徒也司徒之前誰乎君今為戶部分曹序進與司徒同司徒為方伯君今為參政又同晉地也司徒之後復為司徒者誰乎君之性行孔良為戶部十五年邦計考為比曹最用能有今擢其進未可量也夫人有所得未有不遺其子孫者則其式穀之似有在矣而況器類之似有不期然而然者乎然則由令而後虹有登甲科必生也生其勉乎哉噫居今之世其不以甲科而致

通顯者亦難矣生其勉乎哉予縻於是固未有遊晉日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雖其當時之盛有不可考而山河之固自若也昔人亦有誇之者歸而見語亦探禹穴之遺意予當為生快之

郡閣承顏詩冊序

郡閣承顏詩一冊東光教諭劉君為河間守謝侯作也侯守河間六年家在金金隷陝於北土最為隔越守之有事惟入覲考最得以出郡取便道以便其私法亦無

曰當然迂道有譏有遺而河間又密邇輦轂當有事三日騎達有餘力無緣至金亦六年矣母太夫人居金然則六年不見也夫為人子未有頃刻不念其親不必六年也況侯早擢高科官祕閣為御史官聲卓然負出人表拘於官轍有六年不見之母安乎就如隔絶異域舟車不至人力不通猶思以計致之況金雖遠水道漢川陸出襄鄧太夫人所以至郡即中人可以指日不必侯即畀官可以易為不必太守也至之日維春之仲侯時

亦覲還飾邸埽閤委政其僚前婦後孫自旦及暮既不可以嚴君又不可以大賓悼故以悲對時以嬉瀛水陸會也珍味以適口纖縞以便體盡太守之力要無不致者矣況六年孝思之渴如侯者寧無過用其情乎夫過不過未論也侯於十八州縣之民父母也十八州縣之民侯子也太夫人十八州縣之大父母也十八州縣之民太夫人之孫也父迎其大父母而養之為之孫者有不説乎士以郊迎女以户窺老以少扶幼以壯擕咸曰

吾大父母至矣然亦非侯所得而強也無乃侯凡所施皆過用其厚而不獨其親也於此亦可以觀政矣東光教諭劉君敎東光在理下以侯之位君子也語曰君子之德風侯之德孝德也經曰孝以治天下用侯之位達侯之德東光足敎乎河間足敎乎於是為詩一章為倡和者凡詩幾章冊成因進士王世顯來問名予名之曰郡閣承顏而又為之序名以頌侯郡人之敎固於是乎在

陶峰主人輓册序

陶峰主人江君為南部營繕郎中年六十一歿於官營繕於部為劇曹君發其姦弊疏為節目吏不得逞皆不悅君者而僚之或忌或怠乘之故自大司空而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是歿皆來會哭哭以詩者其末為郎中也守信陽州州舊為縣梘於兵衛新為州庶事草草而兵之噬民尚酣縣之抗州仍舊也君至一釐正之皆不悅君者而臨莅者之來又無所攸為故自其公且恕而

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君歿莫不駭然興歎或歎以詩者其末為州也為進士乙未進士三百人其矯為虬龍降為淵泉噓為飄風君皆欲麗澤焉皆不悅君者而況君臞儒楚語取譏釣笑時亦有之故自其孚先之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君歿近以車來遠以賻至皆哭哭必以詩者其末為進士也為江西鄉進士凡九十五人是為同舉末為鄉進士也為金谿縣學生凡學於學者是為同學同舉也同學也悅不悅不足言而詩之有

無又繫於時之死生位之升沈人之能不能也然而亦已多矣其子縣學生珏懼其汗漫而不能聚也於是收於其鄉既免喪徧走四方而得之至京師而始備而其勞矻矻又可言乎於虖若君者可謂骯髒不苟合者矣不然始于人也未必不合合於其始未必不棄於其終又焉求其死而哭哭而詩詩而若是之多也耶詩必有序珏以屬予予合吳司諫之狀徐宗伯之銘傳宗伯之表董奉常劉宮諭之誄總為一卷而序之且謂珏曰百

世之下當有知予之先君者

送王必懋知宜都序

成化壬辰予同内弟王廷光學於撫次其學舍其旁舍則王君必懋與其弟必克肄其中知海州君必融其兄也時方家居誦其先侍御君之遺訓約二弟非歲時伏臘不得輒休沐潛歸蔗餳茗荈蔬菹脯醯僕迭至焉亦飽及予二人予益喜其久相磨礪不厭也再明年甲午廷光必懋必克皆獲薦北上獨遺予予固喜三君之逸

舉也乙未廷光登進士出宰虹入為南臺郎丙午予始至京得舉順天丁未亦忝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必懋必克方俟選天曹天曹授必懋知梧之興業必克判滇之廣南廷光亦免喪適至違十數年而一旦四人者天涯相會合懽然如初人事之適然不至若是也予與廷光各為詩一章道其行壬子冬予釋先君之喪還翰林明年夏必懋必克亦免太夫人之喪來謁選三人者别而復合又七年獨廷光僉事浙江計未可驟至耳既而

必懲改知宜都必克改判寧波曾無幾何又為別端噫
予四人者其生也相距百有餘里初無形神影響之接
戚屬延施之階而盍簪於邂逅之間兄弟師友合異為
同計其當時所造予之滅裂瞠乎三君之後而三君者
亦蚤揚鑣上道翛然羽儀于彼雲外予退然分甘陸沈
而已而二十年來廷光僅佐外臺二君尚淹州縣之職
造物者之無常人事之若沈若浮殆未可預期也如此
然二君始任皆窮裔人為之嚬蹙不平而二君欲速化

其冠服為母心悦故有不暇擇而令兹宜都楚之劇縣寧波淛之大郡也昔處其窮今處其通昔當其隘今當其大究其才而為之必聞必躋豈真終沈者耶必懋既行子與司諫吳君懋徵追而送之酒壺既傾因與之話舊

圭峰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瑶

圭峰集卷九

明 羅玘 撰

序

送余克審之新昌驛序

吾邑四出皆山也山之盡為平疇疇之最中且隆為郡城邑附以治故鬻薪煮竹山氓可以不饑而田漁之利在平疇商賈之積在城邑人人恥他藝能以走四方而士

之養高深藏者又不市故登仕之版視友邦差稀然名宦間出其聲獨彰天下皆知有南城也友邦或後焉豈惟顯曹為簿尉為館傳為關徼為委乘皆能因職就事以效一官奮曰吾南城人也曰吾為其公某卿之鄰且戚也故仕者不必多亦能為地增重以予之所見則然耳不知前此何如也今年春余克審以藩之從事上銓司夏六月得丞廣之新昌驛其隷于縣則新興郡則肇慶也新興陳公嘗守吾郡有遺愛而肇慶又吾族在焉

吾於陳公欲因以弔其墓而於吾族欲因以通其間也
吾於克審能無情乎況四年春克審奉邦伯之命來祭
先君之墓聞其晝之所經無呵叱徒暮之所次不黔館
突而又豆登俎徹有嚴有序吾固心賞之謂其為使可
不辱其主者也五年秋予免喪道潘欣然來會閤侍其
長之宴予也曽無幾微析哀之意見於言面予又益賞
之謂其為從事可不辱其身者也夫仰事於崇高志少
奪易至於辱身而銜命於道途氣少縱易至於辱主雖

從事者累百於前而詭曰無是紿我也而予於克審迄不見其有是而竊疑焉豈克審之先大叔父貳憲公之訓言在耳恐辱其先故不敢辱其身遂至於不辱其主歟將南城之風與友邦特異皆不樂仕進偶一為之者又顧籍愛護而必為地增重也夫人苟有增重之心必求人所難能者為之弔舊恩之墓過里人之廬又丞之職無有掣肘而不可為者或以為人皆能為不足為異而故不為也冬官李先生同予餞其行也因與之言

送黄訓術歸新城序

有縣於閩關之北曰新城水北東流入彭蠡之湖山皆北面勢埀欲趨於湖者而縣之吏若民亦附於盱之郡以屬于省合諸縣圜界於職方之圖亦順其水與山之勢然若於閩無與者然民日食茶筍醯鹽身被絺紵伐木為薪斧材為宮取礪取鍛皆閩之產而疾癘禱鬼神旱澇禜雩磔贜囚龍又皆閩之巫也閩之地無曠野皆堪巖崖壁上出雲氣而下湫潭昧昧中多蛟螭龍蛇之

窟故魍魎魑魅倚依為怪毒其居民號為鬼區民亦不能不習為禳磔厭勝之術以與之抗久而人自為魔為蠱為魔人盡巫也奈之何哉新城與為接壤日用大半資焉其不漸為鬼區也亦幸矣况疾癘旱澇懸於冥冥出於倉卒不虞之頃而或牽於喙喙之衆論洶洶之羣疑雖智者不免於召其巫蓋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召之事定而遣之猶之可也若召而來而又屢召而屢來遣之而不以其道而至於忘所遣則呻吟尚以為儒

而況不經妖誕之說將不淪胥於民吾不信也昔人過伊川見被髪野祭者而有將為戎之憂於乎吾亦為新城懼矣然則宜何如曰在為縣者為縣者宜何如曰在所司司之者隂陽訓術也黄子暘以官家子來京師一舉而中臺司之考獲是職而歸也予故以是告之

甘棠聽政圖詩序

淮安郡守徐侯在郡六年視淮民如子民亦戴侯如親父母聲聞四馳薦剡日至于朝民閭相驩流傳一辭曰

侯去侯去君子曰侯奚得爾衆心如是古惟召伯民又愚不達亦冒傳曰去去召伯云郡將陳操謂其衆言召伯聽政甘棠去而人思伯移愛甘棠兹爾衆不達冒侯為伯脫侯去無緣生思恐久泯泯雖伯亦將不知盍圖諸亦名曰甘棠聽政竊比於周人庶幾恵有所寄思有所生也皆曰諾圖成當時名人皆詩歌之籍籍乎甘棠之詠憲副韋公淮人也與予議其事予曰日辟國百里詩所以美召伯也辟之云者開而廓之謂也一日紀其

速百里紀其廣也開而廓之速而能廣當商季駟馬橫
犇之餘而欲安坐而制之得乎必其有翕有張有鬼有
神簡五辭于兩造正五刑於五辭將日紛然于甘棠之
下而其鼠雀之徒號呼痛苦之情曽不思拔其樹戕其
人空其地而後為快乎庸詎止於翦伐敗拜而已哉既
而漸漸然洗其舊汚薫為太和是之謂辟民見其樹雖
不欲存亦不欲拔睫外之一物而已及伯去為司空為
太保而代之者未必伯也而後思伯之不可得見伯之

所舍如見伯焉故昔欲拔而令不忍傷又歌詠之而其悔亦晚矣令侯亦有伯之心哉不然前日聞侯之去其不擠排之如欲拔去者幾希而況相驚相傳乎操雖賢何所利而圖之侯位亦未崇人亦何所阿附而詩歌之也往時侯為御史好直言令世無有以褻貢者安知其不有疏而淮堧瀕海之桑麻日益辟圖詩之作又其末去時去必為大官夾輔是期老而告歸載諸信史更千百年尚有談者如甘棠之詠不獨賴於是圖乃可貴也

韋公曰然命操書以為序

靜菴沈先生榮壽詩序

監察御史慈谿沈君入院之數月能其官院之長譽之朝庶僚譽之百司庶府百司庶府日有求識君者甚欲相見君之尊甫何如人其以何教乃爾而靜菴先生尊重人方養高味道慈湖之濱人或郵之若罔聞知葢以教來督君如他日君用是畏惕勇邁躍躍院且欲薦之會江西清戎行院告代乃以君請上遂賜之璽書陛辭

就道道出淮徐濟江入勾吳抵於越越君之土也能無
信宿之懷况先生生乙巳明年甲寅相直為七十省拜
預慶因忠為孝此其時耶夫有以成之之謂教施諸用
之謂能享其子貴之養之謂榮齒尊於人之謂壽數者
常苦不相遭也而皆適其會之謂時先生之教其教諸
人乎抑家也則教之成邪君固其子也其弗成邪君亦
其子也將若之何哉而遂别其為御史以能見譽於其
僚與長而為明天子所屬任而曰吾將享其榮可乎君

為御史院列十有三道兵食鹽鐵芻馬獄訟按糾之務紛如也更出而迭臨之而又省覲有定期地里有嫌避即先生雖百齡君有所便私不可也而況令敢必于鄰藩之行而因以省慶乎故曰數者適其會之謂時也古有求簡而失如教何生而無慧如能何或能可用矣而末必榮或榮可養矣而末必待皆乖於時者之為也故古之聖賢亦不能强于其間而沈氏父子之遭亦可謂盛矣予君之部人也當離觴之末而司諫周君合在坐

皆賦榮壽詩授君歸為先生祝予又推敎生能能生榮合壽而序之曰一時遭之盛也先生必笑曰然

送賈生歸山東序

壬子暮春中吉有偉一生款門願逞其藝其入空㚖㚖疾風掠耳驚電燿目兵貴鋭先以稍隨以劒也其飛塵走石怒猊突地文虬過澗兵貴堅繼以刀夾盾也其輕車走坂鐵騎渡冰兵有鈍擊利奇以殳也已乃屏五兵戢氣挺身赤手渾脱游絲牽蜂飛礅下石顛倒碎易駛

奔鳥厲蓋兵外之用也奇之奇也以徒搏終焉畢則出
整冠裳趨入長揖而告曰盈山東武定賈氏子也世隷
校卮踝籍童習是藝壯遊吳楚諸州遇敵角累百然皆
逐北披靡雖然敢任匹夫之勇之豪也日既壯退然羞
前之為恐終泯泯墮於無聞幸哀惻之賜硯池之餘滴
則玆之覩實沒齒之寵光余既壯其藝又詧其辭因歎
世之食于武事者恬恬嬉嬉美食安坐酣歌淫佚何所
不至歲月藝場之試殆兒戲耳一旦有警神飛股慄遁

逃無地亦賈生之戮民也況生喜文辭自言為啇文公諸孫所器出其囊稡察院之文在焉與之言用旌其志

賀監察御史鄧君考績序

仁和鄧君良臣為御史既三年實弘治癸丑秋九月也三年於制為初考考必於其院院符吏部部考之亦制也院考良臣稱部亦如之大約皆謂良臣以明敏之資發優長之識稱所謂御史者雖然良臣獨稱為御史哉隨所任之無不可也始予丙午冬見之崇文邸舍中退

而忸怩者累日歎曰吾安得如良臣乎明年同丁未進士進士三百五十人見之若有不克見者焉予喜自慰曰不獨予之不如也予竊禄翰林已酉良臣亦選試于院庚戌為真御史尋被完城之命予且歸矣壬子冬予至京良臣已巡城西隅監内帑赫然有能名於時又出稽邊儲于湖南諸溪境上予入自崇文門出正陽門外自德勝門出謁祀諸陵訝周城有新堊而周隍有新流本其自於人曰良臣前被命督為之閭遇院中人必曰

良臣傑魁人也及兹自湖歸朝不以家隨僦屋以居裘馬闇如也而出入休休然予又喜自慰曰不獨進士不如也况於予乎已而上其考考有令稱令稱稱御史耳其末為御史固進士也必稱於進士然後為御史其末為進士固鄉進士也必稱於鄉進士然後為進士前乎御史無乎不稱也後乎御史將必有大於此者其有不稱乎予不信也其同官劉君公奇聞予言與諸同官皆謂予知良臣者來使為序况良臣方受命出按江西予

私喜邦人將蒙其休澤也樂為道之以竢

壽王君六十序

弘治六年進士録行諸進士之父兄名氏因得以傳自京師徧于天下令南大理評事慈溪王君父隱君名在録中慈之仕于朝者皆曰是吾邑之名能教子者也大理試儀曹其事修其行潔慈之仕于朝者又皆曰是隱君之教然也由是士大夫無不知大理亦無不知隱君者大理方為進士時制折遣進士之半歸不在遣者以

得先效一官為榮而大理獨若有不豫色然慈之仕于朝者又皆曰隱君今年年六十是不得歸為壽然也由是士大夫知大理者無不知隱君之年亦無不知大理之急於其親也暨大理得南寺纔迂十日之程則膝下矣時雖差後不猶愈於不歸乎況其始來也一布衣耳為人父於其子之歸自萬里而無有害災雖布衣亦樂也而況輿馬僕從充斥于庭自顛至踵冠服鞶舄亦一愕然更革而拜于前其心何如邪夫人自非狂惑喪心

未有不欲其子之為士為大夫為卿且公也何哉誠有所利之也子無以承其志雖日侍於其側蚤夜刲牲以為養搔其痛痒以時興居之父其有不呻且𢥞甚至怒詈而捽去者亦忍而已矣要非其情也況隱君躬為之不果而屬以為大理者哉即大理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士而為大夫隱君時則七十而為大夫父矣又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大夫而為卿隱君時則八十而為卿之父矣其心顧不樂歟而一觴之拜啓若非所急者而

大理乃爾噫其真急於其親者邪方今求忠於孝爵罔及惡德而髙巖大澤閒有封君焉未必非善教其子者也亦未必非耄耋而康彊者也大理試南宫予時校其文遂為知己院中庶吉士其同年也將因之以頌隠君而屬筆于予予故道其實如此是歳冬十二月之吉也

迎養南還圖序

予友毛君世誠守髙郵弘治三年夏五月予過焉世誠犒予舟之人以壺飧而飯予以糲糜不以粢進律予以

名教甚厲然舟之艓外已有蓋蓋下有輿輿傍列夫焉指曰用此迎子入吾舍與吾翁語令夕吾翁竚門須子來也予不言解舟泛湖而去憮然思之世誠少予五歳擢高科為大夫守天下要會之名州能不為吏事所困以其扁舟迎養其父此天下奇男子也而予也營營奔走跡踵半天下僅獲斗升之粟曾不得炊一匕以入吾親之口而至是銜恤以歸尚誠人邪顧愧赧之不暇又忍能侍翁之側而上下其議論乎已而又思之世誠始

以舟迎翁以舟來縣大夫得無有供張之餞乎得無有鄰並長老亦送之而見者乎鄰之長老無有子若孫馳逐於進取之場如世誠者乎然未有以舟自官所而來迎者是未可必也迎斯往往斯大夫餞之矣不獨於翁然也翁又奚以此自多惟其驚潮汐於錢塘詫靡麗於閶門睇金山窺鐵甕于長江浩渺之涯以望金陵淮南諸州沃野千里皆在步武之下而跂焉以瞰中原北仰宸極於黃旗紫蓋之間而舟之所次或菰蒲淺水星月

之宵而其發也或金波萬頃初旭之旦風水蟲魚迭變於前而城郭山川一瞬息而異狀其胷中寧無灑然於物外者邪鄰之長老有未試嘗者歸皆可語之以寫其舟行之大觀而至州之樂必不以告人此則翁之老而壯也而世誠顧欲縻其友以為翁留予雖咈其意然其於親也亦篤矣或者翁其曰若方有公事毋為吾乃爾予意縣大夫餞未幾而又迎也已既九月世誠自州以書來曰吾翁歸矣有圖焉屬予以序予依違至是三歲

又入院矣始克繹其舊說以補之云

行曹便省詩序

予同年溧陽史君為户曹未幾月予往訪之其寓舍之扉闔閽人辭曰出郊視外廏之芻之給之他日又往辭曰外之廡圯往苫墍之或曰監漕舟之輸也或曰發六軍之餉也或曰内帑之鋌鏹出納之或曰商賈之市折閱之期年道上之遇再焉立馬語未竟葢振策矣予歸三年其出勤勤意亦不異是予來君又有遼海之命踰

年始歸而淮南行曹當代自其長而下皆曰必君行乃可計其席蓋未暖而轍跡所至北東西皆一周及是始得南馭有舟行之安有攜孥之樂有風聲氣習之近於其鄉有時節水土之物以貢於其親況受代而可以歸不必請也則是行也自人言之雖若勞君自君言之適以便君也庸非幸歟昔禹之治水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身心之焦勞手足之胼胝方且乘四載恐上丘陵之未高下淵泉之未深以盡水之變當是時禹

真忘其家不知其親哉入門之小恭不敵天下之大患也又安知事機之會適于入門之頃萬一挫敗前功棄之則九州乃盡民其魚矣而身亦與焉況於其親乎況於其家乎禹之權此亦審矣而過門不入不得已也世之愛其親者復有賢於禹者哉而令之天下無不得已如治水之事而一官之職無司空之重且專人之勤事者未必禹也而有門不入則欲附禹以為名可不可也君今戾止淮南距溧陽尚五百里重以長江之阻意已

視為門户閶寤寐惝怳如將見封君安人焉旦代而夕歸矣不敢少附於禹而察其前之勤於事又若希之是其心有擇焉者也行且有日朝之士皆為行曹便省詩君擇於衆謂予詩品最下也退而使為序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陽曲晉分兾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揚土也春秋之時晉鄰於秦婚姻之國且脣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局其人而仕也

亦舊矣矧吴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吴哉言偃之宰武城吴人之仕於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於吴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吴非春秋之吴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吴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為陸海言陸地物産之富如海然吴海邦也其真海邪故朝廷官人

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
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
古辯博之士為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
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
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竢其後效有日進之象
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於
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産狐偃
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没齒局仕於其國其

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歴而偏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究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眞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没於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

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令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温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涼之温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賀監察御史白君考績序

我國家罷諫諍之官以付之給事中付之御史御史又有

仗前之糾有獄訟之鞫有幾徼之察有城隍之巡有姦庚之視有考試之監有學校之督有軍旅之清有河防之理有鹽鐵茶馬之按有行營機宜之贊最大且重者則方面之監臨往得其人一方治矣天下凡幾方而往者亦凡幾人而天下之治繫焉則不獨局於諫諍間如給事中而已也有二豎於此其一專於攻熨者也其一攻熨湯飲兼者也癥也瘕也瘍也集二豎焉必專者之奏功也分其功於兼者亦可也不然天下之願治尚多於

瘕瘕瘍也皆兼者之功也人見其不屑於瘕瘕瘍也而曰是焉能攻且熨則狹矣不知專者歲一收功焉兼者日一收功焉日之與歲則有間矣御史之於諫諍也何以異於是吾友白君孟禽始為御史人皆曰孟禽西秦人博而文且鷙也其將以諫諍鳴乎既一年事至而徐徐以治操斧而剖竹者也二年事至而笑談焉恢恢乎遊刃於竹中者也三年事至略無睥睨之立解焉竹迎刃而破者也臺中人曰是何奇也而尚虛始之望或問

之孟禽笑曰吾為親以有待也噫此殆非也蓋孟禽其知兼鑒之大體者日一收功焉者也彼欲快於目前者反以專鑒望之而欲歲一收功焉宜為孟禽所笑矣雖然古人有五年六年不言一言為萬世重者其在孟禽歟孟禽考績于今茲其寮例有序以賀郭君廷用來使予為之後之有重於萬世則天下皆賀之又重於茲賀也不知秉筆者又誰焉予則非其人也

南園曾氏族譜序

寧都南團曾氏重修族譜曾氏之彦曰政賢倡其族而為之也曾於周為國君為聖人之徒為孝子於宋為名臣為文章鉅工於皇明三魁天下雖庸衆人皆知之也周秦漢南方氏族未有曾也莽之亂大去其族于南居之令睦陂其胥宇之始也由睦陂析而為新陂為龍潭又析而為望仙又析而為市山為後湖又析而為下村為臨池為小源南團則自臨池徙之者也故是譜也名曰南團譜為南團之曾作也然則南團初無譜乎有之

洪武中國良之譜贗譜也或用之恐久而失真故修之也奚據乎元鄉貢進士光賢之譜舊譜也近捜於敗簏中得之與諸墓之碑合族之甲曰是乙又曰是丙又曰是不得舍此而取彼也於凡南團始祖而下葬有墓墓有田墓必摹其碑田必稽其所其嗣也其絶也其昭也其穆也必附見于其下便考閲也鄉鄰之大姓墓近域田接疆雖僻也不以嫌而沮雖戚也不以清而阿必合其譜而訂之慮有怵於勢眤於私饕於財舍其田而芸

人之田者也下村也臨池也小源也同縣也其會譜也
易市山隷南豐其府令為建昌也望仙隷樂安後湖隷
金谿其府令為撫州也睦陂新陂龍潭隷永豐其府令
為吉安也凡為府者四皆遠數百里其會譜也難然亦
無不歷也始於弘治元年迄今有成於時實五年也既
成合族之人謀曰吾欲壽是譜而奚若或曰盍鋟之或
曰金石可渝也或曰從古以來不朽惟文字皆贊曰諾
曰其誰宜為或曰京師文之淵也遂來至又無所剌謁

丏傳後世的然無疑者乃得予予慚甚然實居相邇也世相婚也讓至再且三而不得也傳曰國於天地與有立焉曾舊鄫國也去其國名而氏焉今不知其幾鄫也傳之言信哉予其有幸焉以託於曽氏也已

壽吳巨夫七十序

司諫金谿吳君懋貞家有三老焉其一棊其一巨夫於懋貞皆為伯父其一則懋貞之翁也懋貞在諫垣每思乃翁則及二老焉今年自仲冬丙午至季冬辛酉旬有

六日耳二老於年相次為七十懋貞歸思浩然欲請以情拘於制欲假以事限於地與程會有關西之命遂以疾聞㸃詔于衛以書屬宗伯徐公言而以巨夫俾予為序持歸以獻噫道岷江而入于海者出灧澦東瞿唐以下夷陵歷百險而後見夫平波漫流山雲開而水光風雨霽而景媚以為天下之險盡矣而弛焉弄其舟以嬉此猶未可以言海者也然而亦有至焉者幸也非道海之道也至於渺之以洞庭之瀰漫而不迷簸之以揚子

之奔騰而不顛而後望之茫茫洋洋不以朝則以夕至矣是豈孤航獨楫之力哉必有為之先後者也今巨夫之舟其飄之影亦既割金山而下揚子矣況有前舟以導之乎吾嘗上太華之巔而望其巇于蓬壺之島也予又嘗訝人之於宦亦海也以其舟旁午而道之而不思有膠舟焉以自覆溺於驚風駭浪下飽鮫鰐黿鼉之腹者不知其幾矣不能至海而反害之海亦可畏也夫而懋貞方以盛年負大才譬之舟則萬斛而新試於水者

也迺能晦避於潛沱之隙以竢其定其能候風潮而知進退者邪他日有至於海者未必非此舟也故予既以況巨夫又以況懋貞使知吳氏之舟一進焉一退焉皆終於至海者也而并以頌吳氏之盛

送李都水之南部序

南京都水員外郎李君予為童時見之庠舍中葢君初得解歸南豐道吾縣吾縣是歲解荒老生皆走匿予雖稚然已心趣負脫好出見之不意君眞古貌乃爾後三

十年予成進士官翰林歸自京師君亦以南京禮部司務居先太守君之喪于家始又克見焉而君貌加瘠行且老矣三十年間其在大學五試藝于春官凡十有八年為司務者八年予每聞其錚錚有聲蹶而益奮間誦其歌詩皆雄健慷慨錯以奇雋有盛唐風至其幕署清風盥手則剩其井吏不敢以巾授而飲漿啜茗率供自私室內外交斬斬然予意其豐碩壯武乃能如此將非復予見時李君也及又見亦如之反甚焉噫遙以貌定

予已陋矣君既免喪北來已而予亦至君已留司務工部制司務月朔當仗對班行私目曰么而癯者誰邪或曰李君也曰是吏不敢授巾者邪故班行於君獨了了君亦有以取之也君雖向老益以清苦自持祗出入禁闥瞻清光官達不達略無加之意而顧每與違且是行也然丈夫生而依依丘壑服布韋茹蔬飲水竟與田夫野老同歸於泯泯者何限為大夫與元老大司空相可否承事足矣况乙夜之學方日孳孳或讀晏嬰傳而悲

其不生於今世而求其貌似者會有召君時也君第往哉

送陳君以照歸滇南序

滇於廣為遠於湘又遠於京師又最遠以無勢位攀援之人行最遠之地又最難甥舅之情親姊弟又親而毋於女又至親以親親之情彼已交向雖在萬里常如户庭悲喜弔慶不至甚相暌隔如日接膝而不知者其情真則其志鋭其志鋭則其力至又何遠且難之有滇人

陳君以照吾友蔣誠之敬之其甥也敬之之母封太孺人其姊也令年奉其母之命來視其姊與諸甥也誠之令南海隸廣府則自滇而道于廣母之意先達於甥矣太孺人享敬之之封居湘又自廣而道湘不惟姊見其母甥且見其姊矣敬之為翰林編修居京師又自湘而至于京師不惟甥見其姊甥之兄弟亦相見矣兹又致姊與甥之意以達于母且自京師反於滇由是孝友藹于一艄水陸之行凡二萬里也惟從一羸僕館饟騎乘

一無投牒以資人若甚難君若甚易非予之所謂情真
志鋭而力至者歟古者列國卿大夫家相婚無敢越境
令天下一國也士易土而仕固有不得已而婚于他境
其勢然也誠之先府君令于滇之河西故太孺人得以
滇女女于其室至兹屹為蔣氏壽母而享其子之榮君
與其母於湘漠無聞知特以太孺人之女于府君也多
其甥之賢且貴號於鄉曰吾湘中之甥令顯于朝矣孟
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况君今日之行行且再萬里而

可以為人事之適然者乎不知其天者已定于數十年之前所謂情真志銳而力至者亦令日之理所有也君為人誠慤端恭殊不類介冑中人人創見之不問可知為展甥舅也於吾友輩丘君再成尤善予亦不在所擯也於其别銀臺陳君為敬之序之再成又欲申其所未及以廣其見母之對俾母如見其姊與甥又知其素定於天也而無所追悔焉而屬筆於予若夫江湍海潮南天之勝濁河太行大都之雄君自與滇人語之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而曰其生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誄之雖不必任與誄也而已德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誄之與也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鬻于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鴟梟而號于門窂闢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為也句溲以紿之斯甚矣孰犢

而號於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不為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誄之多誤也有由矣東鄰之寡母有司請於上而旌其門西鄰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為誄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俞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成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實挾以行予素

善溥溥來丐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蓋有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槩終當一鳴於時先生其附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送范先生致仕榮歸詩序

翰林院檢討掌助教事豐城范先生引年致仕歸其鄉豐城於時朝士為獨多諫垣涂卿元李克昭卿元之兄卿宜在臺為御史克昭之從兄克節在臺為司務熊文應為尚書刑部主事丁貿純亦以祠部主事起復至於

先生皆有連也合而餞之為一筵人詩一章豐城隷南昌季本清官如卿元熊成章官如卿宜適按廣東還闕下艾德潤為尚書武選郎中周公儀官如文應皆南昌也又合而餞之為一筵人詩一章南昌於江西為首郡其友邦也臨江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傅公撫州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徐公工部侍郎謝公饒州則刑部侍郎戴公吉安則太僕卿彭公建昌則翰林學士少詹事張公人詩一章而予與直祕閣中書舍人洪肇和得諦

覲焉因拱而歎曰盛哉先生自景泰庚午歌鹿鳴而來也計其時鄉元諸賢尚未生也傅公諸先達尚縻于鄉也於今四十餘年諤諤朝端而天子寄以耳目前日之未生者也屹然釣台而邦家賴有黄髮者在前日之縻于鄉者也而茲會也又合而咸在且賦其歸焉則先生於鄉邦之榮枯代謝忽往而忽來者已如逆旅之閲行人過客日付之無情而已而實亦無如之何也其於功名富貴曾尚足以之横於胸中邪若夫諸詩擲之鏗然

有聲者當長留天地間為不朽物先生明者也必躍然一笑曰吾其有賴於是歸也哉詩例有序卿元肇和以命予予故云

圭峰集卷九